

八境台下的青春印记

□潘茂州

赣州的八境台，浸润着文人骚客的墨香，北宋嘉祐的砖缝里，还藏着苏东坡诗题的暖阳。八境台下，章江贡江挽手汇成赣江北去。晨光里，常有渔舟轻划，波纹驮着八境台飞檐的影子晃动，连风都软得像浸了温茶。然而，1992年夏天的那场雨，曾揉碎了这份温存，这座千年高台，亦留住了我青春里最为深沉的一页。

那日凌晨三点多，武警赣州支队的教导队营房还裹在夜色里，“嘀——嘀嘀嘀——”一长五短的紧急集合哨音劈碎了鼾声。我弹坐起来，腰带扣没扣紧就冲出了门。那一刻，雨是倾着倒下来的，砸在作训帽檐上，噼里啪啦地响，刚穿的雨衣在雨水的冲刷下瞬间贴了身，激得人打了个寒颤。

我们摸黑着站队，教导员拿着手电筒左右扫射，吼声裹在雨幕里，忽远忽近：“清点人数！快！”我眯眼望望身边的战友，有人还揉着惺忪的眼，有人手里攥着没穿的袜子，却没人说话。路边军用卡车的篷布往下滴雨，像挂了道水帘，柴油味混着泥土的腥气飘来，呛得鼻子发酸。“登车！”一声令响，我们攀着车，一人在上面拉，一个个往上跳，车厢内瞬间挤满人，大家肩膀挨肩膀，胳膊肘抵胳膊肘，谁也不知要去哪，这雨太大了，大到把熟悉的一切都罩成了模糊的影。

“洪水来了，八境台古城墙开裂，情况危急。”教导员的声音从前面传来，声音比平时沉了几分，像浸了水的石头，又像浸了水的棉絮，让人心里揪得紧紧的。

车停时，八境台的轮廓在雨里露出来，浑黄的洪水漫到城墙根，像条暴怒的黄龙拍着青砖，水花粘在墙面，又顺着裂缝往墙里渗。驻市区其他部队也来了，扛着沙袋往出险处跑，号子声在雨里滚：“一二！加把劲！一二！顶住喽！”声音裹着雨，烫得人心发颤。

“每人扛沙袋，往裂缝缝，快！”大队长话音刚落，我便冲到沙袋堆前。裹着雨的泥土袋攥在手里，一拎才知有多沉——憋着气往肩上扛，肩膀“咯吱”响了声，腰瞬间绷直。雨往脸上浇，睁不开眼，只能眯缝着看路。一百多斤的沙袋，竟不知哪来的劲，只懂袋口要抓牢，脚步要踩稳，跟着前面人的鞋跟跑。

第一趟肩酸，第二趟肩麻，第三趟疼得

像着了火，每走一步都像有针在扎。瞥见身边的战友小李，比我小一岁，扛着沙袋没走几步就跪进泥里，泥水溅了满脸，他抹都没抹，撑着膝盖站起来接着跑。战友祁辉乾的作训服早看不出颜色，腰带松了半截，扛着沙袋时腰弯得像张弓，号子声却喊得特别响亮。而我，胃里早空得发慌，早上没吃一口饭，可一看见城墙裂缝里渗的水，饿意就被压了下去——仿佛能看见老百姓扒着窗户焦急张望，这点饿算什么？

直到中午一点多，有人喊：“开饭，开饭！”面包车门打开的瞬间，肉香混着米香飘来，勾得人直咽口水。我找了块稍干的墙根坐下，背靠着冰凉的青砖，打开发到手里的盒饭，顾不上烫，扒一口饭，夹一块肉，暖意顿时顺着喉咙滑进胃里，烫得人浑身都松快。当时，也没觉得满是油水的五花肉有多肥腻，连汤汁都舔得干干净净。年轻真好啊，累到骨头快散架，一盒饭一盒肥肉下肚，力气竟又顺着指尖冒出来。

雨没停，却从倾盆变成了密匝匝的雨丝，飘在脸上凉丝丝的。我们轮流歇了二十多分钟，又接着扛沙袋。直到下午四点多，雨突然止了。风里的潮气淡了，有人指着江面喊：“水位降了！”抬头看，漫到城墙根的洪水真的退了，露出湿淋淋的地，水洼里映着天上的云。教导员蹲在城墙边，摸了摸砖缝自语：“洪水来得猛，还好走得也快。”

傍晚五点多，对讲机里传来清晰的声音：“险情解除，部队撤回。”我们终于松了口气，连续十多小时的奔跑，脚步沉得像灌了铅，肩膀又酸又肿，碰一下就疼，可心里是轻快的。在撤回的路上，夕阳突然从云缝里漏出来，金色的光洒在八境台的城墙上，湿答答的青砖泛着暖光。我靠在战友的肩膀上，看着八境台的影子越来越小，眼眶突然热了。

后来，每当在屏幕上看见部队抗洪的画面，我总像能听见三十多年前那“一长五短”的哨音，听见雨打帽檐的闷响，听见号子声在雨里的滚动，听见战友们踩着泥水前赴后继的阵阵脚步。那漆黑的雨夜，那惊魂的哨音，那压肩的泥土，那吃光的五花肉，还有那浸在雨里的古城墙，深深刻进了我的骨血——像八境台的青砖，经了雨，受了力，却愈发坚实，成了久久难忘的青春印记。



家乡的日落 谭云丽 摄于赣州章江新区

松鼠三记

□陈相飞

读小学时，似乎是五年级，有篇题为《松鼠》的课文，印象深刻。文章出自法国作家布封之手，开头即勾勒出了松鼠的现状：

“松鼠是一种漂亮的小动物，乖巧，驯良，很讨人喜欢。它们面容清秀，眼睛闪闪发光，身体矫健，四肢轻快。玲珑的小面孔，衬上一条帽缨形的美丽尾巴，显得格外漂亮。”

这一段文字让我神往，可爱的松鼠如在眼前。遗憾的是，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未曾亲眼见过松鼠，只是看过图画，描摹过图画。

第一次见松鼠，应该是在戒台寺。那时我已年过不惑，但松鼠的真实模样仍然让我颇为惊喜。戒台寺位于北京市门头沟区马鞍山麓，青松翠柏、古木参天。漫步中，我忽然看见松树枝头有幻影跃动。定睛一看，哦，松鼠！心心念念的松鼠！它们毛色干净，动作机灵、样貌可爱，尤其是捧食松子的憨态可掬。我驻足观望，久久不愿离去，直至它们离去。

多年后游浙江绍兴，那是一个冬日的上午，

行走沈园，在刻有陆游与唐婉同词牌作品的词壁旁，抬头一看，大树上，两只松鼠卿卿我我。我不由得想起陆、唐，两人婚后吟诗作对、其乐融融，奈何陆母强令儿子休了唐婉，硬生生拆散了一对鸳鸯。后来陆游游沈园时巧遇唐婉，填词《钗头凤·红酥手》，唐婉以《钗头凤·世情薄》相和，不久抑郁而终，令人叹惋。寒冬里，两只松鼠沐着暖阳，画面温情而暖心。

今年盛夏，我登临四川都江堰之侧的玉垒山。在攀登玉垒阁途中，我站在向空中延伸的长长的扶梯上，忽然看见一只松鼠在旁侧树枝间欢快跳跃，似乎迎候我的到来。我掏出手机，试图拍下它的模样。可惜，一上一下，渐行渐远，终究擦肩而过，我惟有长长地回眸，向它投去神往的目光。静下来想一想，缺憾是有的，但千里迢迢来此一遭，能够遇见也是莫大的幸运，于是欣然告别。

松鼠其实不属于鼠类，与老鼠在生物学分类上属于不同科，亲缘关系较远，据说类似于猫

和狗，这增加了我对它的好感。在人类的认知中，松鼠的确被视作小可爱，老鼠则常被人厌恶。它们的差异确实不少，形态上，松鼠尾巴多毛而蓬松、白齿数量多，而老鼠尾巴细长、白齿少，前者的模样可爱得多；行为上，松鼠树栖且较为清洁，老鼠穴居且易携带病菌，后者当然让人避而远之。

同样以“鼠”冠名，人们对松鼠与老鼠的态度迥然不同。坊间有语“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”，松鼠攀树却每每引得众人围观，可谓人见人爱。个中原因，据说主要是老鼠传播疾病、破坏财物、盗窃粮食，长期危害着人类的生活与健康。早在2200多年前的先秦诗歌《硕鼠》里，老鼠便成了人们诅咒的对象。也就是说，人类很早就一眼洞穿、明辨是非。喜爱松鼠、厌恶老鼠，决非人类心存偏见，无端地厚此薄彼，而是二者的表现委实相距甚远。

天下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，也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恨。老鼠的遭际，怨不得人啊！

飞翔吧，瑞金

□曾翻

当“瑞金机场将于2025年9月28日通航”的消息穿过屏幕，落在我漂泊多年的心上时，一股骤然涌起的暖流，竟让眼眶瞬间湿润。作为一名扎根异乡的游子，家乡的每一寸土地、每一则消息、每一点变化，都像系在我心头的丝线，而这次机场通航的喜讯，无疑是最牵动人心的那一根。

瑞金，这座被红色荣光浸润的小城，有着我太多温热的童年记忆。它没有巍峨险峻的高山，赣江源的日东观音崇海拔不过千米，却在每个清晨披着薄雾，像一位沉默的守护者，目送着山间的炊烟升起；它也没有奔腾壮阔的大河，绵江河纤巧地流淌在城间，始终保持着清澈的模样，就像家乡人骨子里的质朴与纯粹。小时候，我常和伙伴们在绵江河畔的草地上追逐，把纸飞机掷向天空，看着它掠过河岸的芦苇，飞向矮矮的山岗。那时的我们总以为，山的那边就是世界的尽头，却从没想过，有一天，真正的飞机能从这片土地起飞，载着家乡人的梦想，飞向更远的地方。

如今，当想象中的画面即将成为现实——一架架客机从红土地起航，越过绵江河、越过笔架山峰、越过叶坪红军广场，在蓝天上划出优美的弧线时，我总会忍不住猜想：若坐在机舱里俯瞰这片土地，会是怎样的心境？或许，我会看见绵江河像一条碧绿的绸带，缠绕着错落的村庄；

会看见曾经光秃秃的山坡，如今覆满了青翠的林木；会看见叶坪的红墙在阳光下格外醒目，红井边的石阶上，依然有游人驻足饮水，就像多年前的我们，捧着粗瓷碗，品尝着那口清甜的井水。这片土地，从未因时光流逝而褪色，反而在岁月的沉淀中，愈发闪耀着红色与生机交融的光芒。

瑞金的红色，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，更是无数革命先辈用热血浇灌的土地。1934年10月10日，就是在这片土地上，驻扎在瑞金的红军战士们，告别父老乡亲，踏上了漫漫长征路。他们背着简陋的行囊，带着对革命胜利的信念，越过崇山峻岭，跨过急流险滩，用双脚丈量出伟大的征程。从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出发，到2025年机场通航，这整整91年里，瑞金经历了巨大的变迁：从战争年代的烽火硝烟，到和平时期的重建发展；从泥泞的土路，到宽阔的公路、快捷的铁路，到如今终于有了机场。我总想起长辈们讲过：1932年4月瑞金曾有“沙子岗”机场，并拥有一架“马克思”号飞机，可那时飞机是用来打仗的！

如今，这份跨越九十多年的等待，终于有了圆满的答案。北京大兴机场7:30起飞，10:15就能降落在瑞金机场，短短2小时45分钟，就能从首都抵达红都；上海浦东机场14:05出

发，16:00就能落地，不到两小时就能实现“沪瑞直达”。这组看似简单的航班时刻，背后藏着多少家乡人的期盼——飞机起降之间，就能跨越山海，回到熟悉的家乡，这份便捷，是老一辈人从未敢想象的，也是我们这代游子梦寐以求的。

机场的通航，对瑞金而言，远不止是交通方式的改变，更是一次历史性的跨越。它像一把钥匙，打开了时空链接，打开了瑞金连通外界的新大门。瑞金会迎来更多乘着飞机而来的游客，他们会走进叶坪、沙洲坝，聆听革命故事，感受红色文化；会有更多的投资者关注这片土地，带着资金与技术，为老区发展注入新活力；家乡的美食、特产——瑞金牛肉汤的香气、赣南脐橙的甘甜，也能更快地走出大山，走向全国。而对我们游子来说，机场通航更像是一根“情感的纽带”，它让回家不再是漫长的等待，让乡愁有了更便捷的寄托。

此刻，我仿佛已经听见了飞机引擎的轰鸣声，看见了绵江河畔飘扬的彩旗，看见了家乡人脸上洋溢的笑容。我期待着踏上回家的航班，亲手触摸机场的舷梯，亲口尝尝母亲做的瑞金牛肉汤，亲口对家乡说一句“我回来了”，带着满心的骄傲与思念。

飞翔吧，瑞金，愿这片红色的土地，在航空时代的助力下，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。

竹篙火龙耀中秋

□赖旭鹏

我的故乡宁都县洛口镇，保留着多个民俗活动，其中南岭竹篙火龙历史最为悠久，也最为壮观。

小时候，每逢中秋来临，总能看见一队队孩童，手持绑着一簇簇稻草结、插满香火的木杖，敲锣打鼓地穿村入户，说一些吉祥话，讨一点食用品，欢天喜地，满载而归。因为年纪尚小，看着热闹，竟也手舞足蹈，跃跃欲试，想混迹其中。父亲左拖右拽，难以掌控我，便大声问道：“你知道那是什么吗？”在我哑口无言之时，父亲悄悄地对我耳语：“那是舞火龙，隔壁南岭还有大龙猛龙，等你长大了，再好好长见识吧。”

早年间，洛口灵村、球田、麻田周边几个村，都曾有中秋游火龙的习俗，只不过规模零星分散，难以同南岭相比。南岭村，地处宁都北部洛口镇西端的一处洼地，四面环山，村民以卢姓为主。据卢氏始祖宗公墓碑及《宁都麻田卢氏族谱》载：唐开元宗泰三子公明、公达、公显因安禄山造反由幽州（河北范阳），经湖南桃源抵虔化县洛口清音里坊。公明居南岭，公达居麻田，公显居下沽（后迁南康唐江）。南岭村公明的后代现有数千人，传有七房。竹篙火龙节就由这七房卢氏主办。

相传，清光绪初期某年农历八月，南岭村瘟疫流行，人畜大量死亡。八月十五月圆之夜，天空突然大放光芒，火龙火虎两兄弟腾空而起，合力扑向瘟神，撕咬腾挪，战至黎明，终将瘟神击败。除掉大害，兄弟俩飞向东方，化作绚丽的朝霞，南岭瘟疫竟也奇迹般地消失了。为纪念火龙火虎兄弟（人们统称火龙神），南岭游竹篙火龙民俗从此代代相传。

金秋时节，南岭竹篙火龙节在孩子们游火虎的活动中拉开帷幕。八月初一夜晚起，卢氏七房各派以7名儿童组成的小分队，到本房各家漫游，是为游火虎。八月初九至十五，全村唱大戏。初九至十二日每天演两场，十三日至十五日每天演三场。村人扶老携幼，邀朋引伴，齐聚一堂。

国庆中秋假期，应亲朋之约，我再次踏上了南岭这方土地。天色向晚，谁家的竹篙斜插卢氏大宗祠屋顶，遥指云端，仿佛向人们通报即将到来的隆重庆典。祠堂上空，彩霞满天，映得远山近水一派金黄，仿佛宣告又一个丰收季节的来临。

八月十五是南岭村最繁忙最火热的日子。卢氏七房子孙，早早地准备好七七四十九根竹篙，只盼着隆重包装，闪亮登场了。可

等待的过程似乎有点复杂，包纸灰、浇食油、扎竹篙都不是那么好弄的，还有许多讲究。各房老小，或静坐屋檐下或欢聚宗亲家，包起了纸媒。两根线香层层纸，支支盛开喇叭花，喜悦溢于脸，激动盈于心。嘿，大老爷们，锅里的油煮沸了，赶紧浇上一把，可得浇遍了、浇透了才行！晚饭后，每条火龙上绑扎20根特制浸透油汁的媒子，每房7条火龙，140根媒子，七房火龙队共49条火龙，980根媒子。

激动人心的时刻终于来临。各房火龙从不同方向云集卢氏大宗祠前的坪院里，以拈阄为序，依次点燃火龙。每根火龙由青年后生高高举起，直插云天。霎时，天空照得亮如白昼。队伍在游走，竹篙在穿插，人群在喧哗，火龙在腾飞，明月在追随。风吹火苗，猎猎起舞，犹如49条火龙在与瘟神搏斗，仿佛再现传说中的神话情景。

游罢火龙，村礼堂的戏仍在上演。观众蜂拥而来，演员神采倍增，台上台下，忘情投入，通宵达旦。次日凌晨，依依散场。至此，历时半个月的游火龙活动宣告结束。

少小离家老大回，乡音无改鬓毛衰。几度回南岭，感受次次新。回回观火龙，滴滴泪沾襟。识见虽犹浅，襟怀已掣云。长歌今复忆，载酒且行吟。



溪水潺潺（版画）

徐成文作